

特别关注

# 戈壁滩上立『标石』

■郭斌



去……没多久，一根新标石就矗立起来。李家辉有样学样开始忙活，可衣服很快被汗水浸湿，背也酸痛得直不起来。

“这得干到啥时候？”寒风夹杂着砂砾，打在脸上有些刺痛，李家辉喘着粗气问，“班长，环境这么艰苦，这么多年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”

“怎么坚持？像标石一样把根扎在这里！”周李拍拍泥土站起身来，望着远处的一根根标石，不禁思绪万千。

19年前，刚刚下连的周李被分配到这里的一处哨所，巡线、栽桩、抢通……在茫茫戈壁滩，他遇过沙尘暴，陷过沼泽地，风餐露宿更是习以为常。哨所里的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他始终默默坚守在这里。

“您从江南水乡来到这片戈壁，有没有想过离开？”

“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就想了。”周李若有所思。那年冬天，他跟着老班长外出巡线。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，狂风像刀子般划在脸上，他紧跟在班长身后艰难跋涉。

“班长，我不行了……”周李瘫坐在戈壁冰冷的沙石上，筋疲力尽。

“看见前面的红柳丛了吗？我们到那里就休息。”老班长指着远处模糊的树影说。

周李站起身来，慢慢向前挪动。他不记得走了多久，却竟然想明白了，戈壁滩上的路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
不久后一个傍晚，驻地突降暴风雪，周李和老班长紧急前出抢修线路。到达指定位置后，他们根据标石位置找到故障点。茫茫风雪中，老班长指着一根标石一字一句告诉周李：

“军人，就要像标石一样，永远守好自己的位置，组织把我们‘栽’在哪里，根就要扎在哪里！”

班长的话随风而逝，却在周李的心中久久回响。从那以后，周李和班长在戈壁滩埋设标石，总想着多干一点，经常自己一个人扛起几十斤重的标石，往返于线路之间。老班长根本劝不住他。

那年夏天，正当周李一心投入到任务中时，他的妻子却因为身体不适住院治疗。那段时间，周李心急如焚，但从未向战友透露此事。任务结束当天，他连夜赶回江苏老家，眼含热泪奔向病榻上的妻子。

“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或许家里更需要我。”与妻子离别时，周李心中满是不舍。

在随后一次视频聊天中，儿子稚嫩的声音，却无意间坚定了他的选择：“爸爸，妈妈今天给我讲了散文《白杨礼赞》，我以后也要和你一样，做一棵傲然挺立的白杨树。”

“……它却是伟岸，正直，朴质，严肃，也不缺乏温和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，它是树中的伟丈夫！”周李赶忙找来《白杨礼赞》，颤抖着声音念出文中的句子，内心引发共鸣。有了妻子和儿子的支持，他决心留在哨所，做儿子的好榜样、部队的好战士。

一阵风吹来，拉回了周李的思绪。抬眼望去，一面黄色沙墙正朝这边推过来，他和李家辉连扛上车，开到低洼处。可当风沙临近时，李家辉却突然跳下车，将还未埋设好的标石抱上一处高地。看到这一幕，周李既诧异又欣慰。

“班长，您歇会儿，让我来。”风沙刮过，李家辉挥起镐头，挖了起来。看着这名年轻战士，周李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。

这些年，周李见证了部队不断转型发展，巡线有了汽车代步，不再只依靠“铁脚板”；检修有了智能设备，不再完全凭经验；哨所的职能任务，也从单纯的光缆维护扩展为区域网信支撑……“哪里需要我们，哪里就是我们的新阵地！”为了适应部队发展建设，周李经常在学习室待到深夜，笔记本上记满了专业术语和工作要点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感觉到速度不够快。

埋设完所有标石，天空渐渐放晴。李家辉看着周李，眼中闪着光芒：“班长，我也想留队，做一根风吹不倒、雨冲不走的标石！”眼前这张青春面庞，让周李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

夕阳下，一根根标石连成长线，不断向远方延伸。周李知道，这道用青春铸就的“信息长城”，将会由更多像李家辉这样的年轻战士接力守护，他们也将像标石一样，扎根大漠戈壁。

返营途中，车辆再次经过月牙泉景区。看着祥和的灯光下，游人如织，岁月静好，李家辉打开车载音乐播放器，跟着哼唱起来：“在征服宇宙的大军中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；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……”

上图：周李（左一）和战友一起埋设新标石。

郭斌摄

## 退伍季，一名老兵选择继续扎根战位——

# 虽不常在家，守护千万家

■张智泉

## 营连日志

已是深夜，第72集团军某旅某连宿舍楼还亮着一盏灯。刚刚晋升为二级军士长的火炮技师杨洪亮伏案而坐，为新一期《装备故障修理集》补充内容，脸上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20年的军旅生涯，像一条长长的轨道，承载着他青春的重量，也延伸着他未来的使命。今年有段时间，杨洪亮经常为要不要退伍而纠结，为可能无法继续更新这本《装备故障修理集》而伤感。他也曾数次梦回聊城老家——小区里槐花盛开，妻子在厨房忙碌，孩子笑着扑进他怀里……

“老杨，你到底什么时候退伍回家？儿子今天生病了，我带他去医院，晚上8点才去学校把女儿接回家……”电话那头，妻子诉说着自己的委屈，杨洪亮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你放心，我年底就退伍！”杨洪亮语气坚定，仿佛在给妻子一个承诺，也像是在说服自己。他曾真的以为，这一年会是自己军旅生涯的终点。

今年初，杨洪亮向亲朋好友宣布：今年年底服役期满，退伍回乡。他想了

陪陪孩子、妻子和父母，弥补自己这么多年的亏欠。可当选普通知下发，走与留的抉择真正摆在面前时，他却迟迟无法决定。

那段时间，杨洪亮常常独自走到训练场，抚摸着陪伴他10余年的火炮，就像与老友交谈。回想此前在西北大漠训练的一幕，他总有些放心不下。

那天，火炮突发故障，需要将160斤的电机从狭小空间里取出。由于时间紧迫，连队刚经历编制调整，技术骨干青黄不接，他作为一名老兵，关键时刻不能打“退堂鼓”，必须以身作则顶上去。

从那以后，他加紧培养骨干人才，把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战友。利用休息时间，他整理出厚厚一本《装备故障修理集》，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类故障现象、排查思路和处置方法。

连队干部看出了杨洪亮内心的纠结。“一边是热爱的军营，一边是挂念的家庭，确实很难作出选择。”指导员每次与杨洪亮谈心时，都代表党支部诚挚表

态，“老杨，无论你选择留队还是退伍，我们都尊重你的决定。”

“20年了，连队历经多次改革调整，我也多次变换岗位，但无论在哪个岗位，我都用心去完成每一项任务，把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留在了连队……”站在连队荣誉墙前，杨洪亮泪眼婆娑。

情况上报后，高级军士骨干的进退走留问题，引起旅党委高度重视。机关人力资源科彭干事找杨洪亮谈心时，明确告诉他，组织一定会帮他排忧解难。随后，彭干事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多方协调，顺利为他解决了家属随军、子女入学等现实问题。

更让他感动的是，妻子看出杨洪亮对军营的不舍后宽慰道：“老杨，你安心干工作吧，我们今年就搬过去和你团聚。”他的儿子也在作文里写下：“我的爸爸虽然不常在家，但他守护的是千千万万个家，我为他感到自豪。”

组织的关怀和家人的理解，让杨洪亮感受到，真正的支持不是一味挽留或不停催促，而是一场相互理解与支持的双向奔赴。那天，杨洪亮郑重向党支部递交了《继续服役申请书》：入伍20年，我与连队早已血脉相连。只要组织需要，我愿继续扎根岗位，为强军事业发光发热。”

# “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特殊关照”

■刘相汝 本报记者 李攀奇

## 一线直播间

“连长，从2018年至今，我一直担任发射车主操作号手，最近几次夜训怎么都让我留守？”一次夜训刚结束，火箭军某部某连一级上士董班长敲开了连长的门。

看着这名一向沉稳内敛、从不抱怨的“老黄牛”主动上门诉苦，连长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向他道出了其中的缘由。

原来，董班长这一批老兵即将退伍。连队考虑到他们这些年兢兢业业，为集体默默奉献，便决定在临近退伍前给他们安排些相对轻松的工作，以便多留出一些时间，让他们处理自己的事情。



草原深夜，空军某旅某雷达站官兵开展修理训练。

刘建君摄

# 班长曾是我的兵

■空军某部二级上士 张亮

“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，他是我遇见过的最难缠的‘对手’，但同样是我前进路上最默契的搭档……”近日，连队举办表彰会，我所在班获评“优秀班”。班长董超上台发言时，饱含深情向我道谢。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，和他相遇相知、并肩战斗的过往，在脑海不停回放。

董超入伍那年，我已经是一名入伍3年的老兵。新训伊始，第一次摸枪的董超十分兴奋，无意间将枪口朝向前面的战友，作为新训班班长的我见状立即上前阻止：“刚说的话就忘了？你不用训练了，站边上，脑袋清醒了再回来！”在大家的注视下，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

随后的训练中，一名骨干为新兵讲解战术动作。大家练习几遍后，董超带头喊道：“班长，来一个！班长，来一个……”周围的新兵也跟着起哄，让我露一手。由于我的大意，一套动作做下来，成绩竟然比董超慢1秒。“班长，你这也不够过硬呀！”他打趣道。

训练场上被一名新兵比了下去，我的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转念一想：这未必是件坏事！

从那以后，我一改松散的态度，在训练中紧张认真起来。董超也将我当成“对手”，经常向我发起挑战。

下连后，他被分配到另一个班，因积极进取、表现突出，几年后也当上了班长。一天，上级下发通知，选派我们俩去参加一场集训。到了集训地点后，面对此前从未接触过的雷达专业知识，我俩都有些懵。

一周后，考核组对集训人员进行操作考核，董超由于只经过模拟训练，未接触过实装，雷达开机以失败告终。我因为过度紧张，也是错误频出。

“别人可以做好，你们比别人差哪

小李：“面对导弹装备，一定要敬畏慎重、严谨细致，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。”

“以前操作发射车总有些紧张，今天听您一讲，心里一下子踏实了。”训练结束后，小李专门向董班长道谢，“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刻苦训练，努力成为‘王牌号手’！”

一次战术训练前，即将退伍的警戒防卫专业老兵李班长，也再一次向大家讲授自己熟悉的教学课目。“同志们，行进间搜索的要点在于……”场地上，他一边干净利落地示范标准动作，一边向大家讲解要点。大家认真聆听，记下每一个细节。

走下训练场，李班长笑着告诉连长：“比起特殊关照，我们更喜欢在离队前竭尽所能，继续发挥余热、帮带战友。”

了？不会就学，只要肯下苦功，就一定成功。”就在我俩士气低落、内心动摇之际，营长的一番话，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。

接下来的集训中，我俩白天学习操作技能，晚上一起铆在学习室精研基础原理，遇到不懂的就互相鼓励、一起分析，还不时展开切磋。

就这样，经过3个月的努力拼搏，我俩在结业考核中分别取得了第一、第二名的好成绩。看着自己的名字登上“龙虎榜”，我俩相视一笑，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。

巧合的是，后来因单位调整，我俩被分到了一个班。由于董超敢啃“硬骨头”，在多项任务中表现突出，被任命为班长，我则当上了副班长。我们也从初遇时互不服气变得情同手足，在大大小小10余次演训任务中并肩战斗，带领全班多次获得优秀班、集体三等功等荣誉。

有一年，我们班前往大漠戈壁执行任务。由于人员暂时缺编，原本需要4人轮流值班的岗位，只有我们两人。72小时全时待战，突如其来的机动转移，让我们连喝口水都要抢时间。当时实在困得不行了，我俩就互相掐对方大腿，保持清醒。最终，我俩凭借优异表现，双双获评“金牌号手”。

连队展陈架上放着一根胡杨树枝，这是我俩从戈壁滩上捡回来的。董超说，胡杨那种坚韧不拔、守望相助的气质，很像我们班，很像我们俩。

（李夕雷整理）

